波
29
13

東京大學總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土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

門 白 13
號 486
編 13

子太倥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

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

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慈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慈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二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爲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覩天除却四時百物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

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爲不足。而不至。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龕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爲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

白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溃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爲。聖人又何用強爲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惕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眞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

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爲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後之學者楷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卽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爲魄氣之靈爲魂有體卽有魄有氣卽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始○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卽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爲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靜

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愼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愼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眞。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況其下者乎。○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卽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爲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粲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吝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卽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尚

能存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卽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爲眞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眞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卽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後世之學甚矣

愼言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祖也有形者道之顯也○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卽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卽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眞性矣可乎不可乎○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即佛氏所謂四大之外別有眞性矣豈非謬悠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乎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

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答薛君采論性書

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

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
即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
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
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
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
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
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
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
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
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
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
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
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
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
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
不遍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傳
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
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清
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
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
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
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
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
者是也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孚入故嘗以大易窮

理盡性證性理之不可以為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為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為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明儒學案卷五十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校刊
莫階芝庭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為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先生以博約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泛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即以此為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

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牽於舊論耳義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梅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為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為之潸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為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為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為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後林見素書○昨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

有不善若無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嘗有是言未爲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既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耳事謂其與佛老汨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事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汨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啻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愼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

之道卽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自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卽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卽知是謂明德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卽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嘵嘵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徐養齋書○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葉也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謂皐夔稷契何書可讀然則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誦法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麤而實切苟謂眞儒不是庸成而額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荀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

調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荃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矧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蓋去聖日遠而內聖外王之學老莊頗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經爲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爍群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蘊者也佐嘗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想此三種靜觀隨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修後修之等有二十五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與崔垣野書○所示卓小仙事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則鬼道衰亦理也辯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甌東來言會會小仙述其形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爲物鬼耳暫時爲人忽又化去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尚務爲崇飾則建祠祀之遂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九鯉湖祈夢所得吉凶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公昔守廣德觀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蓋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周公所謂鬼神即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爲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爲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

亦同此義而豐象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爲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爲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爲妖怪如伯有爲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鬾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爲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既興神鬼示之禮矣末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地示物鬼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躔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主日及四望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祇而位於下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名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日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爲類地示物鬼以夏日至致之應陰氣也物鬼則百物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示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爲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

姚秦時五胡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娑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即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曾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爲夸大無從稽考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戶尊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姚漢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與鄭抑〇齋書

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二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温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繚繞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嘗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爲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爲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

大原出於天。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爲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爲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義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愼。以存養省察者。卽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爲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卽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卽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與林北泉士元書）○試共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

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麤於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中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任用書）○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蓋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末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盍觀於植乎溉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贏器其檣翳緡其絲麻日滋歲懋用足而施普矣不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與張蒙溪書）○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為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

時隨處無入而不自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錄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眞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興焉皐夔稷契後契既讀其書矣是卽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敘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皐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卽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唱之先生令彬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爲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爲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癖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爲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魯論之書又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觀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先生蓋讀書深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卽書誠者聖人之

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即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既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濬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濬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眞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爲圖又爲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燕泉書）○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即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即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既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

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躐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凊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凊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親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有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

妙論以助其空疎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歧而二之哉既以親親即爲仁民又以良知即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滾矣（答汪方塘思書○講學之徒惟主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僇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虛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啟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既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即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爍爍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

賓巖鎧書

論說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榦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

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蚛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爲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蚛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堅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爲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爲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爲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嘗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爲木而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何哉蓋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已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已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頹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已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爲山自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滄溟岡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大無

小.如聳如跱.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於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鳶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顏子之學.體在爲仁.用在爲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應是蓺.少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應.此之謂也.仁根於天.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說

物理易.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爲而爲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聰.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

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牖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爲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爲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滙萃錯合皆可爲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荊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剪猶惡之苗逮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屬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爲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憂懼無節於內胡爲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爲身之本明於無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爲本而

綮矩其末也好惡胡爲而偏乎必使身能爲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況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亂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論　○道也者無有精麤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曰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愼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愼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韓嬰曰匹夫匹婦會於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辟邪侈將靡不爲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愼獨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本性豈非顧諟之功邪欲既遏矣惟理是安曰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往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淳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中道活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

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渾然眞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其至矣。（愼獨○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爲有性氣之分論）者，一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由之性，則近游夏之性，則近淵騫矣。淵騫之性，則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於舜禹，則爲舜禹之徒矣；習於盜蹠，則爲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瞍伯鯀爲父而有舜禹，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爲兄而有盜蹠，習乎善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人惟習於利欲，旦晝之氣梏其性而亡之，爲放辟邪侈之事，在罟擭陷穽之中，曾莫之覺也。嚮晦定息至於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焉，良心復萌，所謂繼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哉？孔孟之後，周人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爲性惡，其善者爲也，則又甚於世碩矣。其論性惡，稟數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答之詞以爲証，其出於堯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爵祿榮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性習說○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宏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飲食，經曲禮節，其卽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

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爲已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絶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漿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寸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即在源中日月容光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即在大本之中堯明即在欽中舜哲即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疑說）道也夫子贊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即氣也氣之有條不可離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繚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也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

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極二氣分判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單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地順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覺悟爲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祇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原○理○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即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恆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求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風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遍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爲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

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
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
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恕之等以至匪賢等
殺章而爲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
天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
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
常爲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曰至則義曰精以川流栽
培其良能禮曰崇則仁曰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爲發育峻極則
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
絕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而粲然者於中乎故
堯舜禹皐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卽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
之不篤焉耳嗟乎夫命流行之禮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
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眞積功深
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
與禮相爲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爲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
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
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
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
之以爲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
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贊易也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反對
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既
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辨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
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

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由已其惟獨乎愼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爲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爲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爲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傳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爲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蓋遜其志敏於學則道日積苟不勉強學問以爲道則非吾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敎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蓋敎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苟執圓明覺悟以爲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日繁仲尼刪述六經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不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雖

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為功有苗效伯鯀之方命也昏迷傲慢自以為賢而況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清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惑於異端違離道本而畔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故教人一則曰改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為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以禮文為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蕩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興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其為我也有類於不敢為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為宗也司馬遷引墨譏儒崇黃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次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攝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

其所擴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為致此哉況六經藉孔子刪述要而不繁漢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黃老大行於漢矣佛雖興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僞而矜言妄而誕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嗟乎傳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教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曰廢者也後世學尚趨異凡經傳皆以為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予詳說而贅為之辭原學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宏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寯乘槎賦以瑾輸西域寯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為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鋐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而卒甲辰歲也

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室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寃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爲之謂放無所滯戶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惘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求放心說○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

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答陽明○中庸一書子思反復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慍四字觀其由尚絅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不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爲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況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況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疴癢疾痛漠然若不相關而況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即應觸之即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酬酢克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疚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即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疚病既有疚病則必歉焉而不自安愈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乖於

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愈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邸寓僧舍與陳璨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土書請內閣九卿輪宣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即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土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顓頊求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祫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土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遷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視師先生以撫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為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為虛靈矣

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既用其言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原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為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為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元陰為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恩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向匿元所先生劾元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為舊說纏繞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怵惕蹴爾睨視顧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字以籠絡遮蓋之也

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

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尚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亦失之懽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功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爲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國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鑄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

湊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淺陋。豈敢致疑於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次爲書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與郭淺齋○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功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驅愈遠。自古許多好姿質志向甚正。只爲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岳爲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即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胷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聶雙江書○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眞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胷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逼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

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文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

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未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謗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忱。○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而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

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為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証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為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眞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即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為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為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為有異於剽竊徇外以欺

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途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已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叠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躬相見等用之有時口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眞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戛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

與黃泰泉○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眞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捏附會恫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哉其圖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爲大言者也岳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二三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眞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眞切處卽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勢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

答張甬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者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佗佗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語之而弗思耶

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已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　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旦晝之爲有以害之也旦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立乎其大者不爲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大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爲揣度把捉以冀此心之或存矣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之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與得逼謂立則磬折如人授物已已受得之形也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燕居若告溫溫燕居謂私居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告謂教使

立容辨卑無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爲闐揚讀爲陽休讀爲煦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闐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溫潤不變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爲讋采讋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揚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俛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爪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端拱曰翔武跡也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謂每移足半跬之布武各自成迹不相躡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斂髮無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噭謂響聲高急如噭之號呼也淫視謂流移邪盼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免去也褰裳也以上皆言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

揚至不入皆不欲干人之私也局閉戶外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以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踐踏也踏躐也趨猶向也隅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衣裙之撥足之搖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儳先也勦者取人之說以為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執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循往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隱處也不窺密嫌聞人之私也旁泛及也泛與人狎不恭敬也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此曰疾訾猶計度也

容經曰周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俯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汙古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鷺餘其因復也旋如濯絲盤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脅其紀跪容也拜以折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踞體危懈志驕傲趁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

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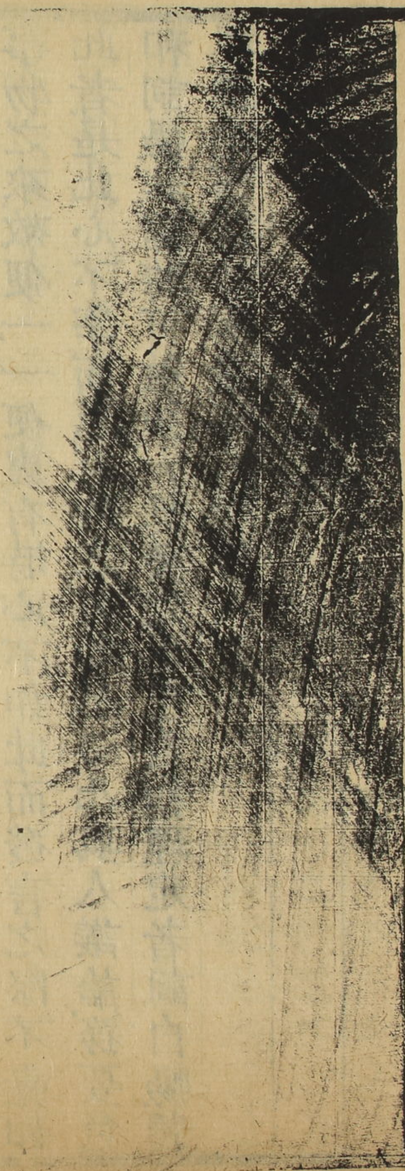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法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法惟實用其力漸見功效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往者往古之謂也自羲至坤易中謂之知來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胷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地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須一個主始得○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眞個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

以在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先也○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爲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黃後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一念到時鬼神皆通○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既知此而猶以格物窮理便是誠意）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當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胷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麤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已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眞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蓄實（知崇禮卑是）○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無適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倨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

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功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矜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弄為貫通萬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字蓋有視若嶽纍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原頭腦其不為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誕也者幾希○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為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己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邪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蘊畜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哀哉○凡事物未至而先立個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宰而氣反挾之以動也○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宏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名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鉞之亂召用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矣其讀書劄說第二册單開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孟子茅塞之論。深切學者病痛。天理良心。虛明自在。坦然平道。若大路然。人心一動。七情交雜。遂棼如也。充塞既久。些子虛明透露不出。與茅塞何異。則所發動流行。皆爲形氣物欲所使。眞無別於禽獸矣。極力芟夷開除。荆棘以還大路。學者宜自勉哉。

○閒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濶踈。斜徑滑習耳。其原又在好善惡惡未能眞切。故坐悠悠。養成此患而不自知也。若欲去之。其幾只要誠意。誠意卽愼獨。愼獨卽是敬。

○端居無事時。且不要留心世事。遇不平有動於中。則失了自家中和氣象。此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

○人爲心害者不獨富貴飲食男女之欲。凡山水書畫古今事蹟。與夫將迎顧慮往來於懷。未能遣去。其爲害一也。大抵廣大寬裕。盡置外境

而休心自如方見本性○草木有氣質而無知鳥獸有知而無覺覺乃聰明穎悟處知其當然之理幾微畢見者也故伊尹以先覺自任而孔子亦以先覺爲賢可見若但知飲食男女富貴求遂其欲而不覺其當然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萬物形於有而生乎無成於實而本乎虛故制器者尚其象崇其虛所以制用也人之於物也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雖聖賢猶夫人之耳目也其所默會心通窮神知化固不在於形聲也詩無聲無臭蓋言形而上之道天德至矣○近世言大學格物義議論尤多或以格爲正如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格正與非對下云一正君而國定彼以爲正是也此於正物無意義或以爲如云正是義正當也又於物字不照應或以爲格者撰正之也格物知本也如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又如大學絜矩之義且謂朱註以格物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如此言意雖近而於本文義恐未盡會通終有支節窒礙處愚觀書贊堯故德之光曰格於上下舜典言巡狩至於北岳歸格於文祖又禹征有苗三旬逆命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言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皆有誠意感通之義夫我格人人之格我皆以理通其實一也朱註謂窮至事物之理與易知至至之義同本亦無害但於感通之義稍殊故至後議曰紛如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彼固聖人之事而學未有不由是而得也原格字義本扞格有未通求通之義猶古治爲亂以治亂而曰亂也蓋萬事萬物盈於宇宙而備於人原於天而具於吾之心惟於氣稟物欲或有偏蔽扞格故於明處無由可通只以吾心當然之理精思熟玩引伸觸

類條暢旁通易所謂精義入神觀其會通是也如是則向之齟齬扞格於吾前者皆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活潑潑然而來種種皆化物物皆理萬物皆歸一太極也知豈有不致意豈有不誠者乎○非禮勿言之訓程子之箴確矣大抵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言行相顧自不敢爲多言況有悖入興戎損氣之爲害哉抑嘗驗之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爲學作事急求近功一求近功則自畫氣阻淵源莫極楊墨告子之徒霸者之功業是也聖人無近功故至誠無息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若顏子未見其止孟子深造之以道是不求近功法則參前倚衡而勿忘勿助諸篇則又其步級也○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該編而未感故爲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爲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爲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渾理在故不可言性言性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事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眞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眞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爲無妄中庸之謂和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物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

性字訓義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闇於理義爲剛狠給惠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言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係內外此性所以恆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爲內定孟語不鑿爲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當在於物而中無所繫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以立其動非動無以闢其靜乾爲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爲無靜非也○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爲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之於喜怒哀樂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

動亦於本心未楷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蓋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易無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爲性之欲既言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眞實故爲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程子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亂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眞實辭讓禮來○程子謂人心不可一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矣○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岐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致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恆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患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所謂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壅澆灌方才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嚴恭寅畏克

自抑畏瑟兮僩兮。與戒愼恐懼同。是一個意。學者要以畏爲主。
畏字有分別。常人之畏。只是畏事。便差千里。○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
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忠信篤敬。則言行自出於本心。○學者知心上工夫。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沈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蓋顚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鬬狠是氣。然忿懥則發於心。驅僕鬬狠僕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其少也。○心具性。先儒以爲郭郭。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爲二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

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墻蓋不務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國家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卽無事時義義卽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此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或謂居敬卽是窮理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愼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有知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處處可以用工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世學或謂心中不[illegible]一個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在尊德性常以心爲天爲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齊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無二三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撓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竊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

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商書臧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爲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答人書

所喻靜專翕習之功眞畜德養身之切務卽老子所謂專氣致柔道流之所謂修養吾儒之所謂靜存同旨異趨者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氣勝亦能動志志動氣交始有不得其理者故志定而氣順心一而神安樞紐開闔以役百體制羣動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不二不雜敬之本也中年以來平居及多病中時亦見得此氣象但或爲事勝不能守守而不能常耳執事親得其味後以見諭敢不祗領以無忘規切乎答黃扶伯○嘗與諸生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以發明坤道大段是聖賢見成工夫至於學者用功入道則當如大學次第規模所謂先正其心存養主敬之事也先誠其意省察克治之事也先致其知致知格物盡心窮理之事也若徒知有敬而不先之窮理則於天下萬事萬物不能灼知其所以然心之知識容有未盡而孔子所謂罔殆之蔽必將扞格於其間

心之所發爲公私邪正，恐不能自別其誠與否，而決幾於取舍之際，又安知義之所在而使泛應各得其宜哉。（答毛式之書）○前日偶論及文王不識不知與易何思何慮義同，蓋以天地間事物皆有定理，一毫思慮著不得，故引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以見其自然，人受賦於天，具於心，一樣自然實理，停停當當，稍著思慮，便出安排，翻覆橫生，態度雜出，如楩楠大木，加以匠人雕琢繪畫之巧，非吾性本智之罪也，用私智之過也，聖人渾成德性，靜與天合，動與天行，何知識之有，非惟不假知，亦無所用其知矣。易思慮即是知識字，皆出人心，而非動以天者也，若夫意必固我三者自我門人見得聖人無此四字，不知聖人無意，則必固我三者自然不有，若常人有意，則三者自然不斷，愚謂無意二字，足以盡之，即文王之不識不知，易之何思何慮，亦豈易能乎哉，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難，無心過難，過即有意之私，其害不小，人心萌動，客感物欲，便來乘之，沈冥固蔽，些子虛明，透露不出，吾人苟知性分爲吾物，百年易過，天理當還，如老將磨兵，三軍克敵，力求蕩掃，盡去或未盡而後來者，逐漸去之，去盡爲大賢，大半盡爲君子，全不去則爲小人，可不懼哉。（與吳亞父論學）○王氏之學，本諸象山緒餘，至今眩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借如所稱致良知一句，亦只是大學致知二字，又上遺了格物工夫，則所致者，或流於老佛之空寂，而於事物全不相干，故其師友相承，率多夸大浮漫，而濶略於躬行之實力，且號於人曰，是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鳴呼，其可以欺天下後世哉，此意甚不難知，尚有聰明堅持而不解者，抑亦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污隆之幾也，生竊憂之，而讀書劄記第二册，前實闢其說，

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其人持守端慤蓋士林不易得者答羅整菴○大抵吾人所以少能自立者患在中養不定而處世實難中定則無難處矣故敬以直內則便義以方外內外照應如影隨形非有異也若根基不固則世間萬事一切利害皆能震撼搖奪其中顧吾無以處之如蘇氏所謂隙中之觀鬬者也答熊南沙別駕○程朱論議本諸六經四書緒餘未敢謂其盡得先聖賢心術精微如出一口而路徑步驟亦自不差學者能會通於博約之中循途以進終無所失近學謂其凡近未足以動人也立爲高濶汗漫之談以震眩人耳目天下聰明之士靡然聽之師友相承自謂前無古人矣不知內少忠信之基中虧踐履之實則所謂下梢頭無著落者也向與黃司成泰泉近得羅整菴先生書每念及此而執事又秉衡軸當世道學術之機轉運於上若於此而明示之以好惡天下士習有不翕然丕變者乎

答熊太宰
北原公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士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韙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襍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

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後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過中閣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理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辯學

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如謂心之靜定虛靈即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信心任情無庸積漸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人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

國天下物也窮所以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遍乎中才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缺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譸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菴之論格物也似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斂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徙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已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歷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

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事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故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故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遍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於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為典謨為訓誥為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故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惑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曰良知即聖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言君子行之為貴而徒知不足以為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

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已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察衆。必舍已。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已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大學稽中傳○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虛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即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即我之道。而意專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而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晝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幹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

作誠意原。誠意○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則蕩。動極則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於天理。而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

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資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慮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宋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辨也作正心原正心原 ○君子之動也遍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物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教而卑者可惕也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

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之心今之民猶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斡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為基有愉壬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為斡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以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修身原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入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

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一一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閤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鬻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儱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做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齮齕耳。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是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卽理。理卽心。何以言存天理哉。凡言存天理。心尙與理爲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爲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之爲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眞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此眞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善爲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却。聖人之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又何爲學爲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眞見。○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

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意思在卽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卽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悪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益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皂隸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眞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畧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

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卽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卽是私已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爲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卽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爲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絶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與起之意是尚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証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

子之學自强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盡○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個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當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平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

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文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為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即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為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為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真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為學要以心為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看經傳皆以明此為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麼快活○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平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念之妄純乎道矣○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攘○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

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却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即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柁心一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行駛聖人即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即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即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已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已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犬風搖之須從四圍作墻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墻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閑邪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已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已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竪說只是此理○人

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仁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脉其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聞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泛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箍桶者有一論尚欲表顯之況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箍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

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既以周子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湛甘泉書）○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恰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箇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答羅達夫）○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爲未離乎意。此爲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顚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爲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爲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爲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同上）○嘉靖甲午夏五日。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

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
豈知神鑒昏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
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
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
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
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
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
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
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
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
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
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
朱學問答　○嘉靖甲午秋七月子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
子問學子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仁爲訓何也
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
萬古聖賢之正脉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
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
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
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
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
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
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
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

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求仁問答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恭三字於壁方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已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賦性傾險既猶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

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元厓之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文成之所謂良知即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即是知知之不息處即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眞千里之謬矣

嚴威儼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活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與聖只差毫釐此千古名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强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學知爲己眞味則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出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爲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不管乃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即所以養心

○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伺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辨說梦拏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與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跖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之敝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敝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慎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呿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

下。斯其治之極。○有袂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無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狥狥。狐之綏綏。鶉之奔奔。鴟之撲撲。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一知。禽獸羞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廬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初好養生家言。於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仰之書曰。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欻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眞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

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猶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宜乎以為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著此語

太虛之中一理充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茲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卽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道一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

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滯於堀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狥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執知以爲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蔀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出於私已非感應之正理也○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未發之中卽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亾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己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涵養本原窮

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學貴知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寂然之時物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惟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今無事則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已而必物膠膠擾擾患其多事而不思所以致是者皆私意之自累非事累之也○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居敬則心中無物指私欲而言○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卽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卽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卽太極也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峰心妙性情之德與橫渠之失同

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不徧非大矣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爲大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道而不亾老子解序集○昔程子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爲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說誠善矣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妄也惟聖人者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心終於無妄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妄也天下之理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奚道宗儒學之

辨乎。今儒學卽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坐忘論序

遺書

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爲大累。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良知之學。學者旣以此爲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爲助。不然恐徒爲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未發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爲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爲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夫所謂眞。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爲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爲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衆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

常存。何空寂之有。○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爲。誠則無爲而天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曾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爲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爲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已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與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歷中贈左諭德。謚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繹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岐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

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額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

當養還須讀此乎。

周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揆先生答周汝和書云。陽明盛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率願。第今爲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忝悔懼在生雖滿朝閣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歲。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書可據。庚辰之見。眞爲烏有。逮至辛巳秋。文成歸越。隨即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已於三月不祿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同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太極繹義

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爲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爲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而考亭於圖解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齋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斂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爲陽之體靜爲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并

以五行言則動爲陽之用靜爲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爲乘除而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奇耦言）○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未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壻子感於婦則甥鳥必其如舅孫鳥必其如祖哉○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粃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粃粒白蕙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執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況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成者哉○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其歛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歛

變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己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爲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辦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子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遒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物也○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爲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以此○人心最靈是心即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

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愿大學之開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夫庶民益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益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歷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衙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

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綰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閡乃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之而歸咎於天可乎○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爲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爲之末務無不入於粗機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爲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蹈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空山獨學無朋師心自智無乃可惜乎

語錄

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畜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愼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面生。○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

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終下不得手、○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好色好貨好勇、學者做工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卽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卽有所好樂忿懥等心也、卽格物之物也、今旣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卽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乃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愼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道心、何必存養、惟方動之始、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時、乃有人心所以當戒懼愼獨、○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

動方成人欲未有宵寞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即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獺祭魚雁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京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抜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怍江陵在中州則怍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皐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會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方久故其悟淺其悟淺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

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